



齐 克 著

金色的长江

湖北人民出版社

金色的长江

齐克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金色的长江

齐克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 3 印张 · 60,000字

1969年6月第1版

196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700

统一书号: T10106·312

定 价: (8) 0.28元

內容提要

这是由五个短篇汇成的散文集。作者运用游記的方式，生动而有趣的介绍了我国美丽而著名的长江的过去和他宏偉的未来；描繪了即将施工根治长江的三峡巨型水利樞紐工程的偉大图景；热情而亲切的歌頌了战斗在长江沿綫的工程地質工作人員；对长江流域的自然情景作了細致的描寫，其中还介绍了許多优美动人的民間傳說故事，是一本知識性的文艺讀物。

目 录

长江礼赞.....	1
金色的长江.....	17
雪莲万朵江源开.....	33
长江三峡行.....	57
古长江和地下海的故事	
——给战斗在长江源的朋友的信.....	79
后记.....	90

长 江 礼 赞

—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从广州坐火车去首都北京，或者从四川乘轮船去上海路过汉口的时候，就会在滔滔大江的西边，看到一座巍然矗立在林荫大道旁边的绿琉璃瓦顶的红色大楼。

每天，当东方乳白色的天际，泛出一阵轻柔的粉红色彩的时候，成百上千的工程师、技术员、翻译工作者和绘图姑娘，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涌进这座雄伟的红楼。有的伏在绘图桌上描繪藍图；有的在撥动电子计算机进行演算；有的在資料室翻閱最新出版的外文技术杂志；有的在化驗室中化驗水样。就是到了晚上，他們也不休息，每个窗口都射出銀白色的灯光。有的就通宵奋战，彻夜不息。不管是白发的工程师、年輕的技术員，或者是活潑的繪图姑娘，一个个都是朝气蓬勃，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飽滿的革命乐观情緒。他們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有那样深沉的爱，和他們攀談起来，每一个人都那样富于幻想，那样强烈地向往着更光輝更美妙的未来。和他們在一起，就覺得連搬动大山舀干大海

都是可能的事。

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吧！让我告诉你，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征服长江总参谋部”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这里，聚集着大批著名的水利专家、优秀的工程师，和数以千计的青年技术员。还有数千个鑽探工人、測量队员、地質队员、气象观测员、考古工作人员、水文工作者。分布在上起长江源滔滔河畔，下至长江入海处崇明岛的长达五千八百公里的长江干流，和各个支流上，为搜集根治长江的水文、地質、地形、水質、气象等各方面的资料，披星戴月与洪水、岩石、气候、野兽和疾病，作百折不挠的战斗。

亲爱的朋友，你可曾知道嗎？当你在清晨喝着豆浆吃着油条的时候，我們的水文工作者，正在长江源的海拔四五千公尺的庫庫希里盆地，迎着从唐古拉大雪山刮下来的彻骨寒风，凿开烏兰木倫河厚达两三尺的冰层，神情貫注地看着流速仪，用冻僵的手，記載着河水的流速；当你在中午和你的妻子儿女圍着鋪着台布的飯桌，吃着丰富的午餐的时候，我們的地質队员，正在“长阳古猿人”住过的清江两岸潮湿阴凉的溶洞中，啃着烟熏火烤的飯团，喝着凉人心肺的溪水；当你在傍晚和你爱人閑逛公园的时候，我們的鑽探工人，正在气势磅礴的三峡急流的鑽船上，两手紧握着鑽探机的給进把，两眼紧盯着飞快旋轉的鑽杆，为三峡巨型水利樞紐的鋼鉄大壩，鑽取江底下的石样；当你深夜酣睡的时候，而我們的測量队员，正在惊險万状的金沙江畔的峭峻的巉崖上，迎着凜冽的夜风，听着狼嚎虎嘯，利用电筒的光柱，調整着仪

器，进行三角測量。几年来，他們就这样万苦不辞的在大江的两岸，为开发长江而工作着。他們真是党的好儿女，祖国的英雄好汉。有人把长江比作金色的飄带，把他們比作鑲嵌在金色飄带上的宝石般的紅星，这实在是很恰当的比喻。

二

长江，祖国最偉大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流。它好象一条金光閃閃的巨龙，横臥在亚洲的原野上。它发源于青海和西藏交界处的大唐古拉雪山北麓和庫庫希里山的南麓。它从海拔达六千公尺的嘎剛雷大雪山下出发，穿过世界屋脊的无数的高山峻岭，流过万里无垠的沃野，經過无数的城市和村庄，浩浩蕩蕩，一泻万里，奔向太平洋。

它的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等于八个英国或六十五个比利时那么大。流域人口两亿五千万，比美国的全部人口还多一半。它全年入海的一万亿公方以上的水量，相当于二十五个黄河。它的水能蘊藏量，可以发电一亿四千万瓩以上，相当于美国全部水能蘊藏量的百分之一百六十。

偉大的长江，它是經過数千万年的演变才誕生的。在一亿万年以前，长江和长江流域不是今天这个形状，那时，长江下游是个大海槽，中游是古华夏大陆，上有很多巨大的湖泊，和无数的冰川，四川盆地是个內陆海，四川西南邊緣也是陆地，云南和昌都地区的南部，則是古特提斯海，距今两千万年的时候，地球上发生了巨大的造山运动，长江下游的大海槽和四川內陆海的地势普遍上升了，湖泊、河道水量驟

增，长江下游的河槽也逐渐形成，并且由于向源侵蚀的结果，三峡被割切开了，而与四川内陆海相通了。四川也逐渐上升淤积而成了盆地，河道也随之形成了，同时云南和昌都地区南部的古特提斯海也逐渐上升，配合四川盆地内长江的向源侵蚀，原来向南流入古特提斯海的金沙江，就被长江夺过来，而成为长江的正流，又与各个江河湖泊汇集，汇成一股巨流，蜿蜒东下，才诞生了今日的长江。

这条自古被称为“大江”的河流，从战国时代以来，即成为我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就在长江中游写出了伟大的永垂不朽的诗篇。近年来在四川发现的第四纪更新统资阳人头骨，和长阳古猿人头骨，以及在中下游挖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更证实了长江和黄河一样，同样是我国的“文化的摇篮”。长江流域不仅文化发达，历史悠久，而且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都在这里发生。特别是近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光辉的“八一”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第一个红色政权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及震惊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都在长江留下了永世不朽的英雄史迹。

这条“祖国伟大母亲”的河流，它的性格原是十分善良而豪放的。它从世界屋脊，流过森林茂密、矿产极丰的青藏高原，流过“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流过“湖广熟天下足”的两湖地区，流过“江淮稻粮肥”的江苏和安徽，也流过富甲海内的长江三角洲，然后奔腾入海。几千年来，它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两岸子孙。它是那样慈祥，那样善良。可是，由于腐

敗的历代封建王朝和反动統治者，从来不作系統的治江，根本不計劃水利开发工程，因之，长江两岸也曾出現过严重的水患。尤其是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水灾鬧得最凶。仅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九个年头里，长江两岸就鬧了五次大水灾，其中以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五年的两次水患最为惨重。一九三一年那一次，共淹死十四万五千多人，灾民达两千八百五十五万人，五千零八十九万亩土地变成一片汪洋。武汉三鎮也成了澤国，水陆交通全部陷于停頓。伪国民党湖北省統計室也不得不作如下招認：

“沿江数百里，汪洋浩蕩，房屋、粮食、器具淹沒一空，人畜淹毙无算，死者暴露山谷，生者号哭原野，灾情之惨，亘古未有。”

因此，长江两岸的人民，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就自发地起来与洪水搏斗，修建堤防。虽然，长江有較深的河槽，但在洪水期間，被堤防約束的洪水水面就高出两岸的土地。荊江段高出約十公尺，湖北、安徽約五、六公尺，江苏約三、四公尺。因此在洪水期，长江两岸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全靠堤防来保护，所以，农民把堤防叫作“命堤”。两岸人民，冬天岁修堤防，夏天誓死守堤，終年也不得松一口气。两湖地区流行的民謠：“披星戴月修堤，偷偷摸摸种田。”正反映了两岸人民岁修防汛的緊張情况。但是，人民这种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不但得不到反动統治者的支持，反而受到压制欺騙，他們不惜采用一切卑鄙手段，借修堤防汛为名，榨取人民血汗，滿足其荒淫无耻的生活。因而，堤防的防御能力，是非常薄弱的，到了汛期，人們仍然是提心吊胆。

地苦挨日子。监利县一个农民就这样说：“解放前，一到汛期，我們就是提着脑袋过日子呀！”

长江两岸的干堤长达三千八百多公里，中下游与长江連通的河、湖堤防及民垸圍堤，长约三万公里，保护田地約四千多万亩。这些堤防的修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地主阶级封建割据，沒有統一规划，历史上虽然有几个認真修堤的人，如荆江大堤在东晋时，陈遵守修金堤；宋代郑獬修濱江大堤等，但仍都是各霸一方，各修一段，无济于事。更有些貪官污吏，不仅沒修好堤防，反而造成了永久的隱患。荆江大堤的柴紀段历史險工，便是清朝乾隆年間，荊州官吏向上領了銀兩，向群众摊派了捐款，却都装入了私囊，只是用大批树木垫在下边，在上面培上一些土来应付，致造成历史上的險段，形成对人民的长期威胁。愚蠢腐敗的統治者，为掩飾他們对洪水无能为力的丑相，便以迷信来愚弄欺騙人民：清朝乾隆年間，在沿荆江大堤的險要处，鑄造了九只铁牛；国民党时期，也修了不少龙王庙，以镇压洪水。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派还先后在汉口和沙市两地备下三牲祭礼，丟了许多茶叶和白米到江里，弄神弄鬼地大祭其江。可是欺騙終久是欺騙，长江的水患，仍是有增无减。

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他們虽然也曾多次嚷叫过要整治长江，但那也不过是蒙蔽和欺騙长江流域的人民罢了。一九四六年，美国水利专家薩丸奇，带着殖民者的侵略野心，查勘了长江三峡，制訂了开发三峡水利的計劃，企图用美元来修建大壩，掠夺我国丰富的电力和巨量的氮肥资源。可是，

这个罪恶的计划，终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而一起完蛋了。

三

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根治征服这条大江，使它温顺地听从人民驾驭，为人民造福。

解放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领导人民打倒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翻身；并且立即领导人民向大自然宣战，要战胜洪水，根治长江。

恢复时期的三年，首先加固整修了堤防。从三峡出口处，直到东海之滨，作了巨量的土石方。仅国家投资修堤土方即有一亿公方以上，石方四十七万方，混凝土一万方。国民党没有留下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资对照，仅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四年中，关系江汉平原三百多万人民生命财产的荆江大堤来说，只不过完成土方四十万方，块石二万方。而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一年的岁修工程，就完成了土方三百八十万方，块石六万方。解放后一年的工程量，就相当解放前四年工程量的三至九倍。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呀！

为了减轻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减低荆江水位，减少注入洞庭湖的洪水量，以保证荆江两岸湖南、湖北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解放后的第三年，一九五二年春，党和人民政府便领导人民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而后，又作了南洞庭湖的整修工程，白潭湖的蓄洪垦殖工程。

一九五四年的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特大洪水。由于暴雨中心长期徘徊在长江流域，就形成了洪水的水位高，持续久，来势猛的特点。从湖北的调弦口直到安徽的蕪湖的一千多公里的大堤上，均超过历史最高洪水位一公尺以上。七月，由于四川的暴雨，荆江連續出现了特大洪峰。监利水位已达三十六公尺以上，而堤頂也不过三十五点九公尺。这时，战斗在荆江大堤上的百万防汛大軍，在党坚强地领导下，冒着狂风暴雨，与洪水赛跑。“洪水长到哪里，堤防也长到哪里”。英雄人民发出了英雄的战斗口号。同时，党和人民政府，果决地采取了分洪措施，终于使荆江大堤稳如泰山，屹立在长江中游的要冲地段，避免了毁灭性的灾害。

特别是武汉市的防汛斗争，更是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七月中旬洪水超过历史最高水位二十八点二八公尺后，一直高涨到二十九点七三公尺。一九三一年，洪水只到二十七点一三公尺时，武汉市就全部被淹没。而今天在二十九点七三公尺的最高水位前，却能英雄地屹立着。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涨，堤防也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增高。武汉市二十万防汛大軍，不分白天黑夜，迎着狂风暴雨，对着汹涌的波浪，始終坚定不移地鎮守在堤防上。在那防汛艰苦的日子里，在那洪水險恶的时刻，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站在最前綫，头頂着傾盆大雨，脚踏着沒膝的泥浆，勇敢頑强地与洪水搏斗。当堤防出險的时候，英雄們就縱身跳进水中，手挽手，肩并肩，筑成一道“人堤”，阻击了万丈巨浪，保卫了武汉市的安全。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一百个日日

夜夜的艰苦卓絕的奋战，武汉市的人民，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擋住了百年来少見的洪峰。这胜利不单单是捍卫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业基地，保卫了武汉市一百五十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武汉市人民所遭受过的一去永不复返的一九三一年的灾难，却出现在美国。当战胜了洪水的武汉人民正欢呼胜利的时候，洪水却冲进了芝加哥，这个美国的第二大城，街上可以行船，市中心的建筑物都淹在水中。这对垂死的帝国主义，是多么大的諷刺啊！

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建設的安全，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損失，一九五四年防汛斗争过后，党和人民政府就动员了三百多万人，在从三峡出口处到东海之濱的长达一千八百公里的长江两岸，进行了大規模的修复和加固堤防的工程。到一九五五年春，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土方三点四亿公方。使堤防都超过了一九五四年最高洪水位一公尺以上。同时，还兴建了一系列的蓄洪分洪工程。在汉口地区有張渡湖；在洞庭湖地区有冲天湖、民主垸、八官垸、大通湖；在城陵磯附近有洪湖；在鄱阳湖附近有华阳湖、赤湖和賽湖等。这些工程，都是筑堤截断通江湖口，圍成一个平原水库，水量大时，則分洪，以上工程可蓄洪水三百亿公方。这些蓄洪工程，不仅起到削洪峰、降水位的作用，而且可以綜合利用平原湖泊。此外，还在汉江下游，修建了巨大的可以和荆江分洪工程比美的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这些巨大的成績，只不过是与自然作斗争，征服长江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和理想，一九五四年，中

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进行长江流域的全面规划工作。翌年，大批的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員，以及前来支援的苏联著名的水利专家，汇集汉口，成立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全面开始了规划工作。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偉大任务，是中国人民向共产主义英勇迈进的前奏曲。正如苏联著名的河流规划設計专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所說的：

“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不仅对中国具有全国意义，而且也具有震惊世界的意义。”

一九五五年秋，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主任，同苏联著名的河流规划設計专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率领二百多人的大查勘团，在长江上游、中游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綜合性的查勘，足迹遍及滇、黔、川、鄂、湘、陕六省。一九五六年秋，为了解决三峡地区的喀斯特（溶洞）地質問題，又組織了“长江水利樞紐中苏专家鉴定委员会”，到三峡和长江上游地区，专门进行了查勘。年逾七十白发蒼蒼的苏联著名的权威地質学家波波夫博士，扶着手杖，同苏联著名的喀斯特专家薩柯略夫、水文地質专家亞庫塞娃等，风尘仆仆地从遙远的莫斯科赶到长江，参加了查勘工作。这些著名的苏联专家們，都对长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极大的兴趣，他們都以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为荣。虽然大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和中国同志一样，冒着夏日的酷暑和严冬的奇寒，爬山涉水，在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間，不辞劳苦地进行查勘。他們那种对待工作的高度热情和忘我精神，以及对中国同志的誨人不倦的态度，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測量专家叶果洛夫曾对中国同志說：“中国的事

业就是我們的事業，我願把我三十年来所有的測量經驗，全部貢獻給你們。”有一位專家，手被碰斷了，在醫院里上着石膏架，還坐在床上研究長江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秋，年逾六十因病回國的長辦蘇聯專家組長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在回國前，意味深長地說：“能參加長江規劃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現在雖然由於我年老多病，要回國了，但是就是回到蘇聯以後，我也要把參加過長江流域規劃工作的蘇聯專家們組織起來，繼續幫助中國同志研究長江問題。長江就象一個最美麗的花園，我願意作一個忠實的園丁，一定要為長江付出我能夠付的力量！”蘇聯老大哥這種高度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和對中國人民的深厚的友情，深深地激動着人們的心。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一位工程師，在送別蘇聯著名的船閘專家沙納林完成任務回國時，寫了一首詩：“遠隔祖國飽風塵，耿耿忠誠助比鄰，誨我無私傳盡術，高尚情誼感人深。”正反映了我國人民對蘇聯專家的衷心愛戴和深情的感激。

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的萬余職工，沒有辜負蘇聯專家們的殷切期望和崇高友誼。兩三年以來，他們在黨的領導和蘇聯專家的指導下，付出了巨大勞動，戰勝了千辛萬苦，終於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勝利地完成了數十萬字的“長江流域規劃要點報告書”。

在進行長江流域規劃期間，全國人民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支持。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收到的數千封人民來信，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這些信，有的來自大連和西安的高等學校，有的來自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的農村，有的來自首都的工廠，而更多的是來自沿江九省的各階層的人民。寫信的

有工人、农民，有大学教授、小学教师，有十二、三岁的红领巾，也有工程师和机关干部。这些信有的用毛笔写，有的用钢笔写；有的用复写，有的用油印；有的用正楷，有的是草书；有的长达数万言，有的仅有几句话，但每一封信，都是一颗热烈跳动的心，都对长江怀着深沉的爱。他们对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如山东省德县陈庄农民刘先周，提出了“搬长江北上，以增加黄河水力”；安徽省临泉县农民刘长森，提出了“引导洞庭、鄱阳两湖湖水流入南海”；湖南省岳阳市民李应求两次来信提出了“长江中游改道问题”；上海市第七女中一个未署名的女教师提出了“沟通西南河道，把金沙江与越南的红河、老撾的湄公河连在一起”的建议。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的老工程师张挽澜，曾经在长江跑了二十多年，他亲自刻钢板，油印了一本长达两万言的关于建设三峡水电站的建议书。河北省枣强县中学教员袁冬三，根据三峡地理情况，拟出一个宏伟的灌溉规划，标题是“控制长江水，开辟三个乌克兰”，并且还繪了一张美丽的示意图。这些来信，都受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党政领导同志的充分重视，件件亲自批阅，并指定专人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和研究，纳入“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书”中。

同样的，三峡巨型水利枢纽，也强烈地激动和吸引着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我国土力学专家陈宗基，在美国听到三峡大坝准备开工的消息后，欢欣若狂，赶回祖国，要求参加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现在他正在三峡，率领一个地质研究组，专门研究三峡大坝的岩基问题。现在，全国人民的心，都在向往着三峡。